

# 爱

## 外婆和我

*Maipohewa*

殷健灵 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新蕾出版社



# 爱

——  
外婆和我

殷健灵  
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新蕾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——外婆和我/殷健灵著.

—天津:新蕾出版社,2014.2(2014.7 重印)

ISBN 978-7-5307-5929-5

I.①爱…

II.①殷…

III.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09413 号

---

出版发行: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 
新蕾出版社

e-mail:newbuds@public.tpt.tj.cn

http://www.newbuds.cn

地 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(300051)

出 版 人:马梅

电 话:总编办(022)23332422

发行部(022)23332676 23332677

传 真:(022)23332422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5.75

字 数:120 千字

印 数:15 001—25 000

版 次: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

定 价:18.00 元

---

著作权所有·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·违者必究,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电话:(022)23332677 邮编:300051



## 目 录

- 0 没有外婆的日子 ..... 1
- 1 四十二天倒计时 ..... 23
- 2 从小,就知道外婆不是亲外婆 ..... 53
- 3 十年,我们俩 ..... 87
- 4 仍然在一起 ..... 119
- 5 “妈妈” ..... 169
- 后记 ..... 177



## 0 没有外婆的日子





**我**在四十三岁的时候没有了外婆。

有些人在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外婆，同他们相比，我也许算幸运的。但是我很贪心，贪心到以为外婆会一直这样健康地活下去，她会永远和我在一起。

没有外婆的日子，我和妈妈的世界空掉了。不再有人每天像影子一样粘在妈妈身后，依赖她，要她照顾；当我出门的时候，不再有人颤颤巍巍跟到门口，朝我挥着手，像孩子一样地说“再见，早点回来”；回家的时候，也不再有人坐

在沙发上，巴巴等着让我抱一抱。

很老很老的外婆，是我和妈妈共同的孩子。

很久以后的一个周末，爸爸包馄饨。他像往常一样包了五十多个，等到下馄饨时才想起，把外婆的那份也算了进去。但是喜欢吃馄饨的外婆再也吃不到爸爸包的荠菜肉馅馄饨了。

外婆走后，仍然能感觉到她的气息，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、每一寸空气里。她的薄羽绒外套上还留有她的体温，楼梯的拐角散落着她细软的白头发。我穿着她的衣服扫尘，细心地捡拾她遗落的头发，把脸埋在她用过的盖毯里深深地呼吸——夹杂着中药的苦味和淡淡的樟脑味，是外婆的气味，嗅到它仿若抱住了外婆。只是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那气味终有一天消散，我又到哪里去找我的外婆？

外婆离开的当天，我收纳了一只盒子。盒子里的每一样小东西都和外婆有关：两粒黑糖话梅。这是从外婆的外套口袋里取出来的——没牙的外婆喜欢吃糖，衣服口袋里总要塞上几颗。对她来说，若能随时摸到口袋里的糖，听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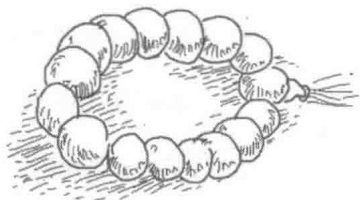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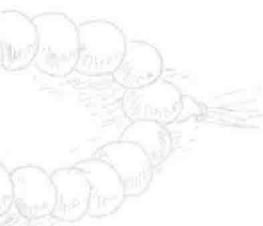


糖纸窸窣窣的声音，就会感到满足和幸福。

两枚戒指。她时常轮换着戴，其中一枚是我从俄罗斯带回来的琥珀戒指。去世前的一段日子，她的手时不时水肿，有一回，我用了肥皂水才将它费力地从外婆的手指上取下。

一串古董珠子穿成的手链。好友小鹞亲手做了送她的，爱美的外婆天天戴着。

两团用过的餐巾纸，她塞在饭



桌前的抽屉里，忘了扔掉。

她戴过的绒线帽，里面有很多根她的头发。

几张用花格子手绢包着的纸币。好多年前，已经不再自己花钱的外婆对我说：“身边没有钱怎么行呢？”她用手绢把两张一百元的纸币包好，有时贴身放，有时放在枕头下。倘若那纸币找不着了，我便在她不知晓的情况下，补上两张相同面值的，她从未发现过。

一根红色的磁疗项链。我从日本给她带回来的。外婆去世之后，我亲手从她脖子上取了下来。

还有一块手表。外婆日日不离身的，哪怕看不见上面的指针，也要时常抬起手腕来瞧一瞧的……

这些小东西并不值钱，却是外婆的气味、外婆的皮肤、外婆的目光、外婆的心心念念。外婆刚去世的那几日，我每天悲伤得无法入睡。我取来那只盒子，放到床头柜的抽屉里，如此，仿若外婆重回身旁，终于踏实地睡了一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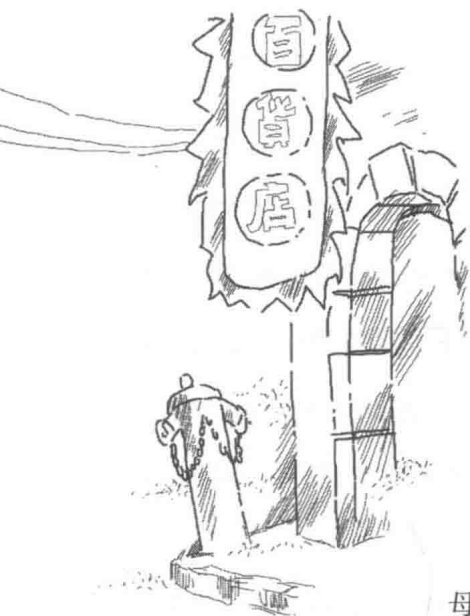
从未像现在这样不时地泪水盈眶，那些浓得化不开的悲伤，比天空还要大的悲伤，覆盖了我 and 妈妈。一个人开车



的时候，我故作轻松地对空空如也的后座说：“外婆，我们出去兜风啦！”多少次，外婆坐在我的后座，兴奋地说：“开心啊，开心，我家灵灵会开车，想到哪里就到哪里！”我开着车，驶过我和外婆熟悉的路。风很熟悉，云很熟悉，江水很熟悉，房子很熟悉。外婆的气息包裹着我，尽管我触摸不到她。

妈妈告诉我，她每天无时无刻不在想外婆。早晨洗脸的时候想，吃饭的时候想，去上厕所的时候想，看电视的时候想，喝咖啡的时候想，吃点心时候想，洗脚的时候想，临睡前想，半夜醒来的时候想……几乎所有的生活细节里，都充斥了外婆的影子。她无法和别人提到外婆，一提，就泣不成声。妈妈说，好多人无法理解我们的悲伤。他们说，外婆九十九岁高龄离世，是喜丧；他们说，九十九岁很老了，老得足可以无憾地离去，活着的人也无憾，更何况，外婆离开时那样安然，没有痛苦。可是，我们为什么还是那样悲伤？

外婆离开后的日子里，很多生活习惯改变了。我和父



母很少一起出门，不再去逛超市，不再去饭店吃饭，不再去戏院看戏。我们怕触景生情。偶尔三个人一同出去了，便会万分的不习惯。我觉得身边空落落的，以往，都是我搀扶着外婆走，我们紧紧贴在一起，好像她就是我的另一半身体。我们四个人总是形影不离，无论去哪里，吃饭、逛超市、看戏、旅游。将近一百岁的外婆，一定是超市里最老的推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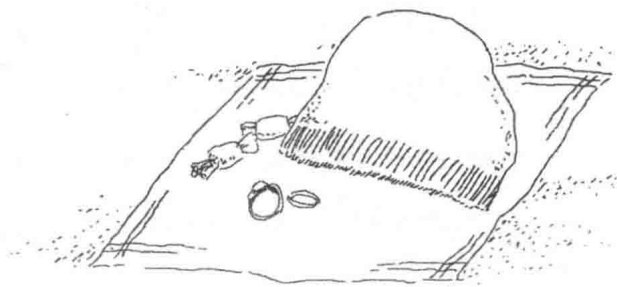
推车的顾客，一定是戏院里最老的戏迷，一定是饭店里最老的吃客，一定是风景区最老的游客。很多次，当我们对陌生人说出外婆的年龄，总是换来羡慕的惊叹。将近一百岁的外婆走路无需拐杖，皮肤细嫩，脸上手背上找不出一颗寿斑，甚至连感冒也难得。也许正因如此，我们太乐观了，太麻痹了，太自信了。爸爸宣称，外婆活到一百零五岁没有问题。

可是，上帝却让我们失望了。

外婆走后就一星期，正是春节。我开车带父母出门透气，不知不觉到了城隍庙附近——方浜中路与河南南路的交叉路口。那里曾是外婆住了大半辈子的地方，也是妈妈长大的地方。那个地方，在十八年前就被夷为平地，代之以一栋栋间距狭窄的高楼和丧失了生活气息的“上海老街”。小时候，我并不曾在那里长大。即便过客如我，依然能准确地标出路边的南北货店、粮油店、烟纸店、老虎灶、中药厂、公共厕所……的具体位置。它们全都消失了。而坐在后座的妈妈，望着车窗外熟悉却又陌生的街景、熙攘的车流和人

流,又会想起什么呢?那里已然消失的弹硌路上曾满满印刻过外婆的足迹,弄堂的穿堂风里曾飘过外婆清亮的声音,不复存在的老房子里有过妈妈喜忧参半的童年。我没有问过妈妈那一刻的感想,只是在外婆刚刚离去的日子,我能想到的安慰妈妈的方式只有一个——时不时带她出去兜风,让她稍稍出离无休止的悲哀,让路途上的喧嚣稀释心中浓稠的痛。

外婆离开半个月后,我应青岛出版社的邀请去台湾,是在半年前就定好的行程。那时,外婆还没有出七七。我甚至想过,外婆或许是特意挑选了那个日子离去。她走时,正是2月4日立春时分。再过五天,便是除夕。体谅晚辈,是外婆的一贯风格,她选择在那个日子走,是为了让我们可



以从容地替她办完后事，安心过春节；更是为了让我毫无后顾之忧地远行。此前，面对外婆突然急剧衰弱的身体，我一筹莫展，出行的日子里，去哪里临时找个人代替我帮助妈妈一起照料外婆？之前短短一个月里，一向健康的外婆忽然无法行走，无法独立起身，必须依靠旁人的支撑才能勉强移动，日常起居全都需要他人照料。这一切来得猝不及防、难以置信。我们曾当着她的面讨论，我去台湾的那几天，该怎么解决难题。爸爸已年过七旬，有腰伤顽疾，无法着力，而妈妈身体病弱，怎可以勉为其难？我们在讨论的时候，起了一点儿争执，我不争气地哭了。外婆一直默默地斜靠在沙发的角落，神情木然地低着头。她已耳背多年，我满心以为她并不知道我们在争论什么，但后来想，她当时心

里一定明白得很，她怕我担心，怕我发愁，怕她的晚辈受累，所以她要走了……可是，她活着的时候，又何时真的麻烦过自己的晚辈！

我穿着外婆留下的黑色薄羽绒服去了青岛，那是外婆穿过的最后一件衣服，衣领上还留有她淡淡的气味。我时常不经意地低头嗅它，任它轻轻摩擦脸颊，恍若外婆就在身旁。我对父母说，要带外婆去台湾。从青岛到台北，犹如从深冬进入初夏，羽绒服静静地躺在箱子一角跟着我一起旅行。

2月24日晚上十点，逛完101大楼附近的诚品书店，我打算独自一人走向回旅馆。台北的路，我并不熟悉，街上行人寥寥，空气清冽。一路走，一路想念着外婆，不觉又泪流满面。外婆走后的日子，我前所未有的留意起夜空来。第一次感到，夜空遥远却切近，星星清冷却亲切。当你仰望它时，它的空旷却如同温暖的胸怀，能提供体贴的安慰。是不是每一个离去的灵魂，都能在天空里找到自己的位置？是不是世间的人都能在星星的光辉里遇见亲人的眼神？



我慢慢地沿着地铁工地走，不觉到了信义路口，因为心里念叨着外婆，路途并不显得漫长。这时候，蓦然望见远天一颗星子特别夺目，它背衬黑蓝的天幕，闪烁着钻石般耀眼的光。我一路走着，一路仰天望它，被它引领着，仿佛感觉是外婆在召唤我。心生暖意的同时，又被巨大的绝望包裹——原来，无法抚触的想念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，无可挽回的消逝才是人生最大的不幸。外婆，我多想再抱抱你、摸摸你！恍然失落地意识到，第一次，出门在外不用给外婆带礼物了。以往只要出差，想得最多的就是外婆。这回来台湾，可以有那么多好吃的带给没牙的外婆——凤梨酥、太阳饼、俄罗斯软糖、黑糖……当爱无处安放，心中的惆怅又深了一层。其实那一刻，我已辨不清旅馆的方位，但还是一门心思地想，就循着那颗星子的方向走吧，天上的外婆一定能领我到达目的地。就这样，一路望着星子，一路默默地在心里和外婆说着话，渐渐，远处果然出现了熟悉的旅馆的霓虹灯……然而，当我走到旅馆门口，再返身回到街上寻找那颗耀眼的星子时，却怎么也找不见了。